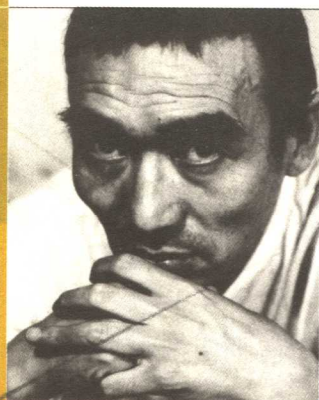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西北



大 家 文 库

◎ 张承志 著



黄土奥深、神秘新疆和北方边界三部分，构成了张承志的大西北。作家用血性、阳刚、激情和苍茫的文字，激活了那片黄土地遥远的历史、深厚的文化和人的真性情。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大家文库
第二辑

I267/623

:2(2)

2007

大西北

◎ 张承志 著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西北/张承志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8

ISBN 978-7-5006-8024-6

I. 大... II. 张...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2970号

著作者 张承志

选编者 唐朝晖

策划 李师东 黄宾堂

责任编辑 黄宾堂 熊耀冬

封面设计 康 健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东四12条21号(邮编100708)

网址 www.cyp.com.cn

营销部 010-64010813 84027892

直销部 010-64057586

编辑部 010-84015592

印刷 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经销 新华书店

规格 700×1000 1/16

印张 20

插页 2

字数 310千字

版次 2007年12月北京第1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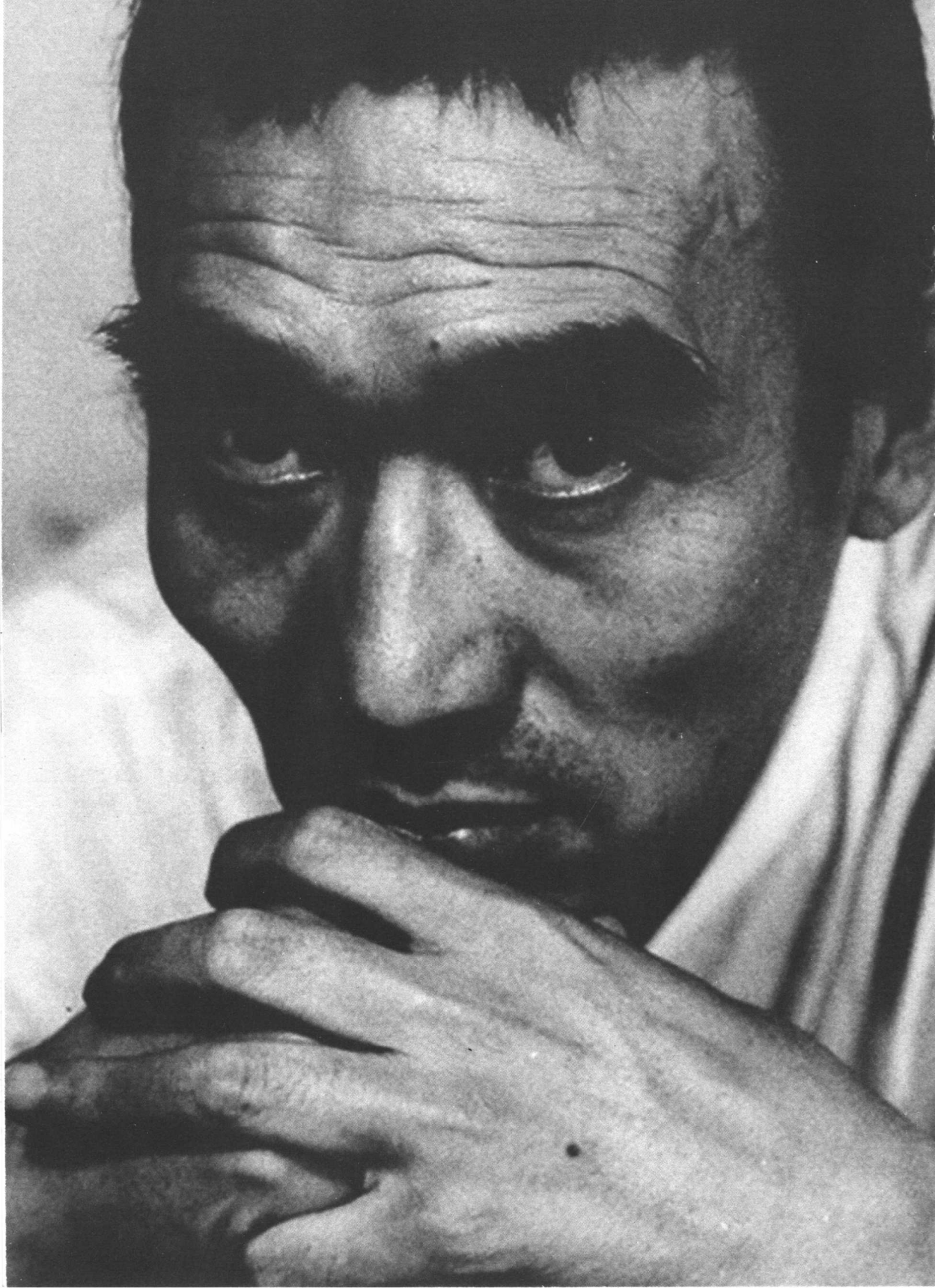
印次 2007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册

书号 ISBN 978-7-5006-8024-6

定价 29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

目 录

001 代序：给我视野

第一辑 黄土奥深

- 007 大河家
- 010 斯诺的预旺堡
- 018 感激沙沟
- 020 背 影
- 024 北庄的雪景
- 029 枯水孟达峡
- 032 回民的黄土高原
- 038 忘掉了丝绸的古路
- 042 尺幅为伴
- 045 吊瓶子
- 048 两个桃花揪面片
- 051 双珍记
- 055 三种知识
- 058 东厢作高房
- 061 祝福北庄
- 069 旱海里的鱼

第二辑 神秘新疆

- 088 荒芜英雄路
- 095 如画的旅程
- 098 圣山难色
- 102 日出天山外
- 105 汉家寨
- 109 叶密里的小姑娘
- 114 杭盖怀李陵
- 119 莫合烟与我
- 125 火焰山小考
- 131 辉煌的波马
- 142 心呼喊儿子
- 146 冰山之父
- 156 一路三叹
- 159 从大坂到鱼儿沟
- 164 凝固火焰
- 173 登上玛扎尔之顶
- 175 波斯的礼物
- 188 从象牙塔到吐鲁番
- 194 夏台之恋
- 208 Olar
- 212 正午的喀什
- 225 面纱随笔
- 229 嵌在门框里的耀眼绿色
- 231 火焰山下
- 235 一粒沙子

- 238 相约来世
241 噢,迪丽拜尔
248 双联璧
254 鱼游小巷

第三辑 北方边界

- 261 巴特尔和俊仁儿
266 粗饮茶
275 匈奴的谶歌
298 一年被潮水三次淹没

314 笔记张承志的大西北(代后记)/唐朝晖

代序：给我视野

—

世上有许多地方，人若是无心则一生都对它们不置一顾；而对其钟情者，它们如强力的磁石，引人千里远投。

从大坂山到扁都口，沉默于祁连山脉奥深的那条路，就一直诱我投奔。去年刚刚来过还不够，今年又来温习的原因，不过为了让自己的眼睛再享受一次。

夏天，第二次从南麓穿过祁连山脉的深奥，越过大坂山，抵达了扁都口。青石口的邦克楼，大通河的铁索桥，元的四角城，宋的三角城，都疾疾掠过眼角。一座经幡敖包一霎，我们对准了扁都口。

以前只是在捉摸地图时，心里曾经飞过一个念头。扁都口，它不仅是古来的孔道，不仅穿行过数不尽的商旅民族，不仅走过霍去病和唐玄奘、隋炀帝和匈奴单于、马仲英和范长江、失败的红军和河湟的回民；它还是两大地理世界，是青藏高原和河西走廊的分界啊。

从闭锁的无尽丛山，从连绵的青藏高原出来，你将会一眼看见河西。我分析着。那是走廊，是连着蒙古瀚海的大平川啊！站在那儿，一眼同时看见蒙古和青藏。那时你获得的，是伟大的视野。很快这个分析变成了火热的追求，我急不可耐，只想马上站在那个立足点上。在那个点上，我能极目眺望——我的眸子盼着那样的享受。

在雨幕里最后几十公里我有些迫不及待，总觉得前方山弯一过，就是那

个出口。然而,山脉还在继续,瘠薄的植被,黑绿的牧草,两侧黑牛毛的帐房。山背面河上游的、微微倾斜的大地,还有网一样在上面淌着的溪流。漆亮憨厚的牦牛盯着我们,提醒着西藏还在延续。

出口近了。

我感到了它的靠近。但视野里,还是羌藏的山。

隔断了蒙古的河西,宽阔若海的蒙古,还有古代的胡——还只是在猜想和判断里,正缓缓地逼近。尽管它们近了,但它们仍在山外。只要没到达边缘,只要不出那个口子,山就依然莽莽伸延。终于悟到——不是别处,这峰回路转的山奥,正是藏民的牧场。于是我开始集中精力,打量两翼的黑帐房夏牧场。就在没留意转过一个山脚的时候,阳光好像猛地射来,一瞬间眼前一亮——

眼睛上方的天空豁然开阔,祁连突兀地结束了。脚下的古道,如同被吸干了的河水,忽然汇入前方的苍茫。天空舒展开来,无边无声地倾泻过去——

我不徒劳地形容了。任怎么也不可能写清楚。

我只是想珍惜,那种时辰我总是提醒自己要珍惜。巨大的两个地理世界环绕着自己,眼睛同时看见了黛黑的祁连和白亮的沙漠。切断了游牧民臂膀的走廊,金张掖银武威垦殖无度的河西走廊,就在这儿,与青藏高原对峙。它的彼岸,是蒙古之海。

我默默地赞美造物的主。是他,给了我视野的盛宴,惠与我满心的感受。

唉,没法写。我只是牢牢站稳,握紧相机。

我有一个习惯:用自己的身子做轴,脚跟旋转,慢慢转着,保持水平——尽力把宽阔的风景多少拍些下来。

这事我已干了多次,在扁都口也一样,我总是用28度角,兴致勃勃地制作一个接片,不管它们能否应用,我坚持这么做,我喜欢每到一处这样的地方,就如同一种纪念仪式一样,拍一张横跨两界的宽幅画面。

这件事我做得在心在意。用三张或四张底片,一张接上一张地照。管它

什么球面差，管它接得上接不上——因为那是真的“壮观”，在那里笔墨和词汇都无法施展。在那种地方能做的事，只此一桩。

二

这个习惯，是在另一个大视野——在隔开阿拉善沙漠和宁夏回民灌区的贺兰山口养成的。

那一年在宁夏开会，一位朋友说你若想去哪儿就言语，他出车。我想了想回答，那就走一个阿拉善吧。

阿拉善左旗虽是内蒙古地方，却以宁夏的省城为依托。近代以来，不论军事、教育或商业哪个方面，阿拉善蒙古都受着银川回民军阀的控制。尤其求学，呼和浩特太远，要读银川的学校。阿拉善，它像一只脱了臼甩出去的左手，够不着本土的肩膀。但它确是沙漠型的牧场，是最贴近农耕文明的牧区。

后来，结识过在银川读书的蒙古人，也远眺过贺兰山的峥嵘相。蒙古人告诉我：“近得很！去阿拉善，班车一个小时就到了！”给我车的朋友也说：“你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”

那就是说，羊圈和水稻，沙漠与银川，蒙古人与穆斯林，两个地理和两个文化，中间就只隔着一条狭窄得只有“一个小时”的山。二十年走尽了宁夏，我早就该看看——隔山起伏的阿拉善沙漠。

这个念头，引诱着我。

一道连山横挡在面前，峥嵘枯焦。一字并肩摆开的它，狭窄的它，真的就是楚河汉界的贺兰山吗？

山脉在这儿断成了一个山口，两翼拉拽而来，在山口子上低低地变成一条长脊。此刻，我站在了“贺兰山缺”上。

公路如一道细痕，嗖地划过山脊，毫无一丝踟蹰。

左手是游牧的沙漠草原，右手是农耕的黄河灌区。左手的沙漠草原一览无余，右面的灌区被山脊挡着。

虽然被遮挡，但是右翼的灌区我走得熟。我深知村庄的分布解数，知道

怎样从这些狼牙山下去，绕西夏陵，进回民区。秦渠、汉渠、唐徕渠，用天下黄河惟一这一股好水灌这一隅稻子。人不爱吃面，离不开大米。就在贺兰山背后没多远，回民的清真寺星罗棋布。等走尽了一座座渠、闸、桥、堡，看遍了古老灌区的处处庄子，再过下马关，深入固海，直下泾阳，穿透整块大陆，穿透黄土高原……

什么是“贺兰山缺”？

左翼的这一侧，我也不陌生。沙窝子有水草，沙漠并不单调。说陌生，是因为我没有实现年轻时候的愿望，骑马从遥遥东部的乌珠穆沁，一直走到这儿。它的文化是我的颜色。瞧，绵羊、山羊、马群，居然也和乌珠穆沁一样膘肥毛亮。稀疏的牧民不骑马，坐骑是摩托骆驼。站在圆滚滚的山脊望去，灰毡包呈着深色的影子，沙窝子里炊烟袅袅。照理说从这儿一直能走到蒙古中央去，只是阿拉善人更愿意绕道银川，到了那儿再试试搭火车。

这不像一个山口，倒像是一座桥梁，一条边境线。

我享受着风的呼呼推撞，享受着一字并肩的视野。山脉在此断为一个口子，山口高踞俯瞰，地势比蒙古或宁夏都高。我意识到自己正脚跨着两界的文明。蒙古的知识，宁夏的经历，都与这山口密切相关，但又语焉不明。风抖擻着车前的小旗，飞来的云朵，染黑了山巅的锯齿。我凝视着，让眸子尽兴，让胸怀大敞。一种言说不出的心境，一阵阵徒然地冲动。

在疾走的山口的强风中，我用身体做轴，端牢相机，用了大约三张底片，照了一帧连接阿拉善沙漠和银川水稻区两个世界的——贺兰山缺口。

这样的地点，有着这样视野的例子，也许我已经能举出不少。当然，没有地理上的特殊含意，没有介于两块地理区之间——但是一样视野辽阔的地点，就更多了。

以前，我喜欢捉摸人的活动半径对人的思想性格的意义。一个牧人大概能享有约八十里方圆。那种羊倌八十、马倌二百的日常生活半径，造成了牧人的视野与心胸，给予他们与农耕民族的巨大差异。

由于害怕落一个鼠目寸光，我总是千里投奔，寻找这样的地方。十几二

十多年过去了,地点的体验积蓄了很多。我常独自计算自己的拥有,像那些发了的富汉掂量埋在地下的钱,也像那种风华凋逝的浪荡子暗数有过的情人。如今我已上瘾成癖,如受着磁石吸力,脚上绑着“甲马”。我恍然大悟了:我一生的目的,原来就是这个。

那也就无从修改。

就让自己且看且行吧!无论如何,追逐伟大的视野,于我已是流水的日程。这不挺好吗——让两脚粘着泥土,让眸子享受盛宴,让身体处于分界,不正是要紧的大事?!

张承志

2003年2月修改于西班牙

2007年10月审定于北京

第一辑 黄土奥深

大河家

大河家是一处黄河渡口。

年年放浪在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之间，大河家便渐渐地成了自己的必经之地。它恰像那种地理教师不懂的、暗中的地理枢纽，虽然偏疏贫穷，不为人知，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，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。

这些地点，一旦了解多了，去熟了，就使人开始依恋。半年一年久别不见，特别是像我此次离开祖国两年之久后，从归国那一瞬起便觉得它们在一声声呼唤。真是呼唤，听不见却感觉得到，在尚未立足脚跟放下行李之前，在尚不能马上去看望它们之前，该先在纸上与它们神交。

大河家是甘肃南缘边界上的一个回民小镇。密集的、土夯的农家参差不齐地排成几条街巷，街头处有一块尘土飞扬的空场，那就是著名的大河家集。店铺簇堆，人马拥挤，集上半数以上都是头戴白帽的回民。清真寺的塔尖高出青杨树的梢头，远近能看见十几座之多，惟熟知内情的人才知道每一座的源流、派别和历史。

当然，任何一处黄河渡口都使人激动。而大河家渡，不仅有风景的壮阔悲凉夺人心魂，而且有一股平和与自然，使人可以获得宁静。

几条土巷，攒尖般汇在一起，造成了集。出集百步，便是咆哮黄河。

在这里等摆渡，一眼可以看见甘青两省，又能同时见识回藏两族。傍大河家集一侧是甘肃，黄土绿树，戴白帽的回民们终日在坡地里忙碌。大河彼岸是青海，红石嶙峋，服色尚黑的藏人们隐约在山道里出没。大河家，它把青海的柴禾和药材，把平犄角的藏羊和甘肃的大葱白菜，把味浓叶大的茶——

在轰鸣滚翻的黄河水上传递。

河上悬空吊着一条拳头般粗壮的大铁索。一条大木船挽在这悬索上，借黄河水的冲力，用一只舵使船往返两岸。船入中流时，那景色十分壮观。在颠簸如叶的渡船上，船客子扳牢大舵，把黄河的千钧水力，分成了横渡的巧劲。

此地指行业为客。割麦人称麦客子，船把式称船客子，淘金人称金客子。船撞入漩涡时，水溅起来，岸上船上的人都怔怔地看。使船时的吆声是听不见的，在大河家，永远地充斥着河谷的，只有黄河跌撞而下的轰轰涛声。

清晨时分，因为黄河走得太急，过水太多吧，整个河谷白——地罩着浓雾，听得水响，不见河流。渐渐天热了，阳光照透了雾，才看见平素黄河的雄姿。那黄河太漂亮了，衬着一面被它在古时劈开的红石头山，衬着被它滋润得冲天的茂盛青杨林，一川狂怒狂欢的黄河水，不顾性命地尽管奔流。

我住在韩三十八家里已是第几次了，现在回想着已经数不清。此刻从远托异国的逆旅归来，仿佛中我又住进了他那院里。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，院角有一个换水沐浴的棚子。

韩三十八今年应是八十岁，明年若抱成个孙子名字正巧该叫韩八十三。他也喜欢看河。黎明时，雾罩河，他一声不响地凝望着那一川雾。水汽渗在他脸上的皱纹里，我猜不出他在看河时想些什么。

他从死地里挣着命回来了。五十年前他是马仲英的护兵。在喀什以南的戈壁滩上，他们捏着步枪疯跑，天上的飞机追着他们剿杀。那是没有边的大戈壁滩呐，不知道人怎么能跑过飞机。队伍灭了，他和几个大河家同乡钻进了昆仑山。

沿着昆仑山北缘，沿着塔里木沙漠南缘，他们几个大河家男子逃回了家——世界上著书立说的探险家谁走过这样的路线？我在有一年坐飞机去喀什，从舷窗里可以看清烈日下沙漠中的每一丛蓬蓬草。我觉得恐怖，飞机追着逃跑的人打，战争看来确实无美可言。

韩三十八老汉和我看河，总是默默不语。他从来不提及当年马仲英的神话，也不讲他见识过的血腥沙场。这对我这个求学者不免可惜，因为我只有

凭自己猜想了。

逃回大河家以后，他干尽了渡口远近的一切营生：筏客、金客、麦客，卖过茶叶，走过私，闯过藏人地方。黄河是他的家路；他说过，只要挣上了钱，就找河。在任何一个渡口搭上个筏子，或是再当个筏客子再挣几个钱，不多久就能与他的撒拉妇人相遇。这真是一种准确的地理：任世界再大也不难找到黄河，河水一直流向家门，正因此韩三十八老人稳重如山，任世事浮沉总是那么胸有成竹。

怪不得此地也有我们山东人。黄河就是家路，顺着黄河，能到济南，人这样一想，心就安静了。

壮游无止，这是中国的古风。与其随波逐流学习肮脏，不如先去大河家住一阵。去看甘青两省，去看黄土高原和积石山脉分界。去看那造雾的滔滔大河，和真的经过险境的人一块。

1992年11月 北京

斯诺的预旺堡

—

……与陕西和甘肃的无穷无尽的山沟沟相比，我们走的那条路——通向长城和那历史性的内蒙草原的一条路——穿过的地方却是高高的平原。到处有长条的葱绿草地，点缀着一丛丛高耸的野草和圆圆的山丘，上面有大群的山羊和绵羊在放牧啃草。兀鹰和秃鹰有时在头上回翔。有一次，有一群野羚羊走近了我们，在空气中嗅闻了一阵，然后又纵跳飞跑躲到山后去了，速度惊人，姿态优美。

五小时以后，我们到达了预旺县城。这是一个古老的回民城市，居民约有四五百户，城墙用砖石砌成，颇为雄伟。城外有个清真寺，有自己的围墙，釉砖精美，丝毫不损。

——以上两段不是我写的。

我仔细地又把《西行漫记》咀嚼一遍。这一次我惊异的是路上花费的时间：虽然埃德加·斯诺当年骑马，而如今我却乘坐一辆达依热牌的超豪华型丰田越野吉普——我们为进入预旺堡花费的时间，都是五个小时。

当中隔着半个世纪的沧桑岁月。预旺县城衰败凋残，变成了一座“土围子”预旺堡。堡墙也段段颓圯，居民更迁徙外流，如今的预旺只是一处僻冷隔离的穷乡弃里。

十几年来奔波在公路干线的两端，我忘了中段路左隔着一架大山，有一条古代通路藏着；更忘了那儿有预旺，一个被名满天下的《西行漫记》描写过的地方。